

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

儒脉斜阳

刘刚 李冬君 著



曾国藩、李鸿章两人都当官，可曾把官当学问做，李把官当生意做。官当学问做，不仅把政治做成文化，连实业也做成文化。官当生意做，不仅把政治做成实业，而且连文化也做成实业。曾有圣人气象，而李则更像个徽商，一方水土一方人物。

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

儒脉斜阳

刘刚 李冬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 / 刘刚，李冬君著. --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440-5155-2

I. ①儒… II. ①李…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评传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818号

书 名 / 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
作 者 / 刘 刚 李冬君

出 版 人 雷俊林
出版策划 孙 轶
责任编辑 李梦燕
复 审 彭琼梅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王春声 王耀斌 崔文娟
印装监制 郭 勋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729801 邮编：030002)
印 装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1340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57千字
印 数 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5155-2
定 价 2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10-82021671。

代序 史识照亮史实

李冬君女士所著《儒脉斜阳》，内容一如副标题所示：曾国藩的智慧和策略。不过，我是把它当“曾国藩评传”来读的。关于大儒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坊间另有货多料足的好书备选，对这本正文仅十多万字的小书，我不妨另有期待。何况，作者也志不在此。

曾国藩的史料，历来不缺，且不说传主本人海量的日记、奏折等第一手资料，故对学者来说，只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熟悉并撰述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并非多大的难事。曾国藩之难，在于此人大脑之不同流俗，见解之清新不俗，行为之特尘脱俗。绘出曾国藩，不难；理解曾国藩，太难。若满足于铺陈史事，撷拾史料，则戎马一生、书卷一生、官场一生、困顿一生的曾国藩，仅仅资料就足以供大于求，作者哪怕在评论上“不著一字”，似也不难把传记写得烈烈轰轰，热热闹闹。

显然，李冬君志不在此，她避易趋险，笔墨性喜在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上空盘旋。

读者会发现，书中提到曾国藩的事迹，用的是一种大写意笔法，纵横挥

洒，繁简随心，与我们习见的史传，如同陌路。只要作者认为必要，她还会用饱蘸浓情的诗意语言，形容——不是描述——传主。作者无意用一种学者的严谨来约束自己对传主的爱戴之情，书中穿插着的那些评论文字，时而面冷如铁，时而心热似火，动感十足，赋予作品强烈的另类气息。比如，写到曾国藩在解决了洪、杨之厄，决计进入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时，作者于不动声色间，竟然写下如此声色大动的八个字：“金陵城下，枯杨生花。”

几年前我还读过李冬君女士的大著《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于她针对中国王权主义思想的种种高明见解，极为感佩。正因为曾经用了极大心力来汲探孔子思想和儒学传统，当她通过曾国藩这个特定人物来回望儒门一脉时，几乎一抬腿就站上了一个思想制高点，那些珠玑般闪烁的见解，也由此构成了本书的突出特质。每当需要对曾国藩的性格、思想及性格上的矛盾进行正面攻坚时，作者从来不曾退缩过，她那些精到的见解总是能够及时闪身，像一盏盏思想射灯，把我们曹操般复杂的主人公瞬间照得雪亮。说到曾国藩拜唐鉴为师，“用理学的挫刀，天天修理自己”，作者概括道：所谓修身，就是“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而“内圣就是‘换一个人’出来”。作者意犹未尽，继续畅论道：“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的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

说实话，得到如此高明的见解，真不枉“开卷有益”了。作者曾如此概括曾国藩：通过修身，曾国藩“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而湖湘文化中的帝王气象，依然是他生命的底色”。“曾国藩面子上‘居敬穷理’，可骨子里却还是个‘南蛮子’，有杀伐决断之气，也不乏仁民爱物之

意。”谈到曾国藩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作者又有如此眉批：“曾国藩不可谓不知兵，他熟读兵书，久经战阵，可他一肚子兵法，毕竟是天下观里的兵法，逐鹿中原还可以，尊王攘夷也凑合，对付英夷却不灵。”

读史，主要是读史识，史识是史传的源头活水。欲知曾国藩其事，大可另寻他籍；欲识曾国藩其人，不妨由《儒脉斜阳》而入。

周泽雄

2013年11月23日

目 录

代序 史识照亮史实 001

1. 曾老太爷播下了神话的种子 001
2. 神话种子长成了当官的苗子 002
3. 走出乡野上京城的农家子 005
4. 会试期间他住在长沙会馆 007
5. 道光帝派了“禁”字钦差 010
6. 林则徐睁一只眼看世界 011
7. 琦善在天子“门脸”上抚夷 014
8. 曾氏父子怎样看林则徐 016
9. 灭“心中贼”的修身日记 019
10. 源于古史的天王的宗教体验 021
11. 内圣就是“换一个人”出来 023
12. 外王就是做官同时做学问 026
13. 与徐继畲有一段小插曲 029

14. 徐继畲世界化的地缘政治思想 031
15. 咸丰帝的眼光从林则徐转向他 036
16. 风水是地理孝道是天理 039
17. 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041
18. 天王新思维及其合作者 044
19. 洪、杨、萧“三权分立” 046
20. 永安建制有立都的意思 048
21. 顾祖禹指出西南大战略 050
22. 太平军失去战略主动性 053
23. 太平军出湖湘攻克武昌 055
24. 咸丰帝忽然想起了他 058
25. 天王书生眼光和东王实战主张 062
26. 问一问为何分兵北伐和西征 064
27. 面对太平军西征他很坚忍 066
28. 他一出兵就扭转了战局 069
29. 皇上为什么要找过失来训斥他 072
30. 皇上一再嘱咐要他用好官军 075
31. 他用兵冒进被石达开打败了 080
32. 以湖北战还是以江西战 083
33. 他自请开了兵部右侍郎的缺 086
34. 皇上还要靠他来统领湘军 088
35. 翼王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092
36. 石达开以江西战扭转战局 096
37. 人格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 099
38. 传教士罗孝全的逃离和控诉 103

- 39. 天王从思想者变成了阴谋家 106
- 40. 皇上悔约使北京失陷了 109
- 41. 皇上不得不从天下观里走出来 112
- 42. 可以借洋人的兵力来剿匪 115
- 43. 他和朝廷都作了自我批评 119
- 44. 沈葆楨居然截留了江西厘金 122
- 45. 曾老九差一点与李鸿章火并 124
- 46. 他为什么不能亲自上前线 127
- 47. 曾、左、李三个英雄一台戏 130
- 48. 弟子上书让洋务进入科举制 134
- 49. 他在金陵复兴娼业泄了王气 137
- 50. 他以一篇奏折定下剿捻之策 140
- 51. 一连三天他和慈禧太后问对 144
- 52. 正月初五议驱除洋人之法 148
- 53. 上任之前他去朝廷赴宴请训 151
- 54. 他无奈时想起了江南翻译馆 155
- 55. 他在同文馆风波里保持沉默 159
- 56. “打天主堂”打出天津教案 163
- 57. 他只能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165
- 58. 对外政策要“和为贵，忍为高” 168
- 59. 临死他教李鸿章一个“诚” 172

参考书目 175

本书之缘起与我的感激（代后记） 176

再版后记 189

1. 曾老太爷播下了神话的种子

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国里，有一隅之地，名曰湖湘。

它头枕洞庭湖，怀抱湘江。一种幽愤的情绪，自古以来，便在这里激荡，然后不舍昼夜，流入长江。幽愤从屈原开始，一直流到王船山。

流了一千多年，沉郁至近代湘乡，到了嘉庆年间，流到曾府。

一个天命之人，降临这方水土，在老屋里，发出他第一声啼哭。

他出生的时候，曾祖还在堂上，老人七十了，名曾竟希。这一夜，老人梦见有巨蟒旋于空中，从天而降，绕宅而入，盘踞于室庭之内，良久方去。

一惊而寤，就听到曾孙生了，大喜，曰：“曾氏门闾，行将大矣。”

就这样，他来到了人世。自他出生以后，祥瑞便接踵而至。

据说，他家老屋子的后面，原有一棵古树，为藤所缠，行将槁矣，而藤却欣欣向荣，日益伸展，若巨蟒盘旋，枝繁叶茂，垂荫一亩，可谓天意？

老人过了七十，便从心所欲，喜欢用神秘的语气，神化其言语。

老人喜欢神话，与儿童相似，不过，儿童的神话，还是童话，而老人的神话，则趋于历史。历史与神话交错，使历史丢了诚信，神话斫了天真。

曾国藩的出生，也免不了这一笔俗套子，他的历史，也要从他出生那一天，由老爷子的口述开始。老爷子的口述史，述出了一个代代相传的预期。

历史，从表面看，是在记录过去，而实质上，是从预期开始。有了神秘的预期，人们才喜欢回忆往事，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进入历史的流域。

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家族里，老人不仅占据往事，还提供预期。

历史往往是按照老人的预期来开头的，这好像成了公式。

史家写，曾国藩年幼时，就天赋异禀，端重安详，有宰相貌。

好像他不是生出来的人之子，而是从天上下来的天命之子。

自初生至三岁，庭户内外，不闻啼泣声。母亲忙里忙外，他每日立于祖母身旁，纺车之侧，静静的，看花开，闻鸟语，注目流眄，若有所思。

曾家世代务农，经过几代努力，终于得了一颗读书的种子。

五岁时，受学于庭，牙牙学语，就开始学圣人言：人之初，性本善。

老头天天讲故事，讲那些神秘兮兮的故事，讲到曾国藩六岁那年，他再也讲不动了，落花无言，一笑而逝。

2. 神话种子长成了当官的苗子

他生在嘉庆朝，没听过流行歌曲。

那是因为朝廷上有一位神经衰弱的皇帝。

他治国就用一个字：“禁！”禁了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关乎王朝气运，尤其是儿歌，童言无忌，直达天机。还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什么的，“凄凄、惨惨、戚戚”，都被他一禁了之。

禁了流行歌曲，那是耳朵的领域，五官之一。

显然还不够，还有眼睛的领域，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都要合乎礼，非礼勿视，因此，皇帝又禁了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王朝气数，已可知矣。

以“禁”立人，以“禁”治国，还要文化做什么？

文化式微了。然而天算之学，却兴盛起来，成为显学，那是与算命有关。

如果说康熙纂《数理精蕴》，如同文王演《周易》，尚怀有天下未定、天命未归的远虑，那么乾嘉以来的天算之学，则未尝没有变易的先觉在里面。

学者算命、知命，就帝王学而言，是乱世之前兆，天命已飘摇。

对内禁了，对外呢？如法炮制，也还是一个“禁”字。

禁的对象，那时，主要就是传教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禁传教，禁礼拜，关闭教堂，关押传教士，并遣送回国。

这还是轻的，在湖南等地，迫害变本加厉。传教士兰月旺，以“夷人潜入内地”之罪名，竟被湖南巡抚抓起来，处以绞决。夷教受难，东西文明发生冲突。

皇帝拒绝了天使——传教士，却招来了魔鬼——鸦片烟。

禁了传教，又来禁鸦片，无论上帝的，还是魔鬼的，都禁了。

然而，嘉庆一朝，传教士和鸦片烟，还未成气候。

令朝廷为难的是，一禁，来了鸦片；再禁，起了“邪教”。

中华之外还有新世界，可皇帝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先是乾隆帝以天下自居，拒绝了马嘎尔尼；接着嘉庆帝又以礼仪为由，再次拒见英使。

可此时的嘉庆帝，既无乃父的“十全武功”，又被“邪教”牵扯，对于英使“不遵仪注”，竟勃然大怒，命英王以后不必遣使来朝，更遑论贸易自

由了。

撵走了传教士和英使，嘉庆朝全力以赴，对付“邪教”——“白莲教”。

还在曾国藩五岁那年，破获了滦州石佛口王氏世传“邪教”案。

王氏之教，缘于日本香道，明代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后来又称清茶门，改了茶道，传二百余年。此教一破，为首者凌迟，族人流放，习教者为奴。

白莲教改弦易辙了，由“反清复明”起义，转化为“扶清灭洋”运动，可它后来却以另一种方式——义和拳，为清王朝送了终——“反者道之动”？

嘉庆朝的最后几年，正是曾国藩成长的关键时间。白莲教被镇压了，此时曾国藩才十岁，冥冥中的一些事情，有时真的说不清，只好归之于宿命。

后来，太平天国风起云涌时，偏偏遇到了这个当年不过十岁的孩子，而他仿佛就是这场运动的天敌，专门等着运动到来，放出他人生的胜负手。

十岁那一年，弟弟国潢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汝今有弟矣。”命作文一篇，题曰“兄弟怡怡”。文成，父喜曰：“文有至性语，必能孝悌矣！”

父执欧阳沧溟先生来，欣赏他，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试律。

诗成，欧阳先生览而称善，曰：“乃金华殿中人语也。”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当官的苗子，大喜，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嘉庆朝二十余年，治国平天下的功夫，全下在白莲教身上，杀与教，两手抓，又打又拉，终于灭了“邪教”。然而，衰运还是排山倒海来了。

有一天，嘉庆帝同往常一样，乘轿进了紫禁城神武门，将到顺贞门时，有一人猛地冲出，手持小刀，直扑过来。这袭击，犹如霹雳，嘉庆魂飞魄散矣。

后来，刺客陈德在供词中说道：“我是因为穷苦不过，心里气恼，遂起意惊驾，是想因祸得福。”他曾做过一梦，梦见自己进了皇宫，穿了蟒袍。他一想，自己将来必有朝廷福分，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

皇帝打了多少预防针，可这“不安分的心”怎“禁”？

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皇帝往木兰秋狩，可没有过几天，就传来了他的

死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谁也不敢问死因。

后来，从朝鲜国那边传来一种说法，据说是被雷电劈死的。

皇帝一行狩猎归来，路上恰遇变天，雷电交加，皇帝被击中落马。臣子们一看，皇帝竟然被雷击烧焦，面目全非了，已经无法收殓尸体。大臣们商议，将一相貌、身高与嘉庆相似之太监处死，再打扮一下，就下葬了事。

如此说为真，那必是老天对他的报应，他禁得了人，还禁得了天？

这一年的七月，嘉庆帝卒于热河；八月，道光帝就即位了。嘉庆朝是清王朝的拐点，虽承盛世遗韵，而衰象已然。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这拐点上成长起来的曾家小苗子，后来竟顶起了大清朝的天。

3. 走出乡野上京城的农家子

嘉庆被困于“邪教”，而道光则受制于烟毒。

嘉庆帝只管禁，可越禁问题越多，他撒手一去，问题就成了罗锅，都要道光帝来背着。禁鸦片禁出了鸦片战争，反“邪教”反出了太平天国。

鸦片从元代传入中国，本是作为药物来用的，这在《回回药方》里有记载。到了明代，中国人学会了提取的方法，自己也能生产鸦片，但主要还是作为药物来用的，这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记载，制法语焉不详。

后来，鸦片与烟草混合，而有了鸦片烟，它不是药品，而是吸食品。清康熙年间，鸦片烟从南洋传到台湾，康熙收复台湾，顺便将鸦片烟也收来了。

起初，鸦片烟流行于闽粤沿海一带，到了雍正朝，开始泛滥，危害性显现出来，雍正下了禁烟令，区分了鸦片和鸦片烟，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

乾隆朝也如此。可是，到了嘉庆朝，就一刀切，统统都禁了。

可哪里禁得住呢？乾隆朝进口鸦片，起初，每年只有一百来箱，后来逐步增加到一千来箱；嘉庆朝一禁，反而涨到了每年进口两千多箱。禁到道光初年，竟输入鸦片约四五千箱，且不过几年，其势翻番，鸦片输入每年达一万多箱，烟毒泛滥起来，从闽粤沿海一带，进入中原。

曾国藩也从湘乡农家走出来应试，一试而中。

然后，落脚在岳麓书院里，准备着来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坐落在岳麓山清风峡口，位于湘江西岸，为南岳衡山山脉一支，南岳七十二峰，以衡阳回雁峰为首，长沙岳麓山为足，故名岳麓。

“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此为湖湘山川之大势。

当曾国藩入学时，岳麓书院已历时八百多年了，理学传承，湖湘学派开山，真是“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门额高悬宋真宗赐的“岳麓书院”御匾，两边挂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出自《论语·泰伯》。

从前门走进来，曾国藩一眼就看到了赫曦台。据说，当年朱熹在此讲学时，常常一早就爬起来，跑到岳麓山顶去看日出，看到日出，就大吼一声：“赫曦！”“赫曦”的意思是，红太阳升起来了！后来，张栻就在此修了“赫曦台”。

可没想到，他那一嗓子居然吼出了天命，余音绕山，绵绵不绝，从此就一代一代地召唤着湘人。到了20世纪，岳麓书院终于出了一位“赫曦”人物。

那人“独立寒秋”，望“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在读书笔记里写道：“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可这位“曾文正公”，在那时，却不过一乡下学子，当他带着曾祖留下的神话故事，探头探脑，尚有几分羞怯地步入书院时，他很实际，要应试。

他父亲就因为应试失败，转而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他身上。尽管如此，

他依然“妙高峰下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

当时，岳麓书院山长是欧阳厚钧，嘉庆四年进士，曾任御史。在岳麓书院主讲了二十七年，弟子三千，不意竟收得这样一名弟子。这名“大蟒”转世的弟子，应试之余，冥冥中似乎听了那一吼——赫曦，居然通了“道南正脉”，以期要“学达性天”了，在书院，试辄第一，应乡试，果然中举。

本科乡试《四书》，首题“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次题“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翦得秋光入卷来”。作文三篇，赋诗一首，曾国藩很是得心应手。

然后，一鼓作气，出湘江，过洞庭湖，顺长江东下，转入运河，上溯京师。这条水道，在顾炎武看来，便是自唐、宋以来，历代王朝的龙脉。

这个春风得意的乡野小子，此时，便得此龙脉之佑，行至京师。后来，他更得此龙脉之佑，练湘军水师，顺流而下，克安庆，下金陵，定东南半壁。

4. 会试期间他住在长沙会馆

有记载，到了北京，曾国藩寓长沙会馆，为应会试作准备。

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盛于清，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有记载：“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

会馆始于明之嘉靖、隆庆年间，可为一说。还有更早的，如，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引言中就指出，明永乐迁都时就已出现会馆。

一般来说，会馆可大致分为试馆、行馆和仪馆三类。

行馆，是为了协调同行业商务活动的需要而设立的。

仪馆，主要是为同乡旅京死亡者，暂时停放灵柩用。

而试馆，则是为应京师每三年一次会试的各省举子旅居之用。

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载，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考试终止，先后在京举行科考二百零一科，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一百二十多万人次。

每逢考期，试馆就人满。每科应试人数都在六七千人，加上随行人等，数量可观，所以，三馆之中，试馆最多，占了会馆的绝大部分。

光绪年间，《朝市从载》记，北京会馆有三百八十四家；《顺天府志》记，北京大小会馆有四百一十四家。这些会馆，大都分布在南城，集中在宣南之地。至清末民初，宣南地区一百七十条街巷中，建有会馆五百一十一处。

这么多会馆，何以要在宣南扎堆儿呢？这有多方面原因。京师之地，分内外城，明代，内城也有会馆；到了清代，因“满汉分居”，会馆退出内城。

内城，又分为东城和西城。雍、乾以后，清帝常居西郊圆明园，大臣为上朝方便，多在西城建宅；而东城因毗邻通惠河码头，为行商首选之地。

这样，就形成了有清以来老北京人所谓“西贵东富”的舆地说。在西城做官，在东城行商，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行商，是内城贵族之家的活法。这样的活法，造就了内城权力支配经济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

外城，多在宣南之地，而有宣南文化。所谓宣南文化，又分雅俗。俗文化，有大栅栏一带的老字号、百戏杂陈的老京味天桥把式等。雅文化，有因编撰《四库全书》而兴起的琉璃厂学术文化、以靠近南城的会试考场贡院为中心而形成的仕途文化，它们结合起来，就是士林文化。

会馆也按雅俗布局，行馆多设在俗文化圈内，而试馆则靠近雅文化圈。围绕这两个文化圈，还有许多戏园和妓院，分布在八大胡同一带，将宣南文化装点得“有声有色”。那时的戏园和妓院一样，也是妓业的一部分。

不过，当时的北京，由于清政府禁止官员嫖妓，却未禁止狎戏子，因此，